

京 剧

十三妹

上海文化出版社



PDF

十 三 妹

〔京 剧〕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6 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6 印张：1 2/18 字数：27,000

1956 年 11 月新 1 版

1958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20,001—24,500

（原北京宝文堂印 20,000 册）

統一書号：10077·376

定价 (5) 0.10 元

京 劇

十三妹

〔悅來店 能仁寺〕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記

『十三妹』（悅來店、能仁寺）劇本取材於『兒女英雄傳』小說，劇情是描寫清雍正年間俠女何玉鳳的一段故事：

何玉鳳是一個武將的女兒，因父親遭上司誣陷而死，爲了逃避仇人的耳目，化名爲十三妹，同老母投奔師父鄧九公處，伺機報仇。一天，她在路旁聽見兩個趕腳的計議要害死客人，劫奪錢財，便趕到悅來店，尋到他們所說的那個客人，問起底細，知道他是淮陽縣令安學海的兒子安驥，父親因得罪上司被參，需用銀六千兩贖罪，他帶了三千兩銀子去往淮陽營救。何見他遭遇與自己相同，引起同情，當時表示要帮他湊足銀子，並保護他平安到達淮陽。可是當她去借銀子的時候，安驥就被驢夫催促着上路去了。安等誤投盜窟能仁寺，何玉鳳一路趕來，躍身入寺，殺死全寺的盜匪，救出安驥和被掠入寺中的農家女子張金鳳及其父母。何撮合安、張聯姻，又贈以黃金三百兩，使他們同往淮陽。

本劇是由王瑤卿先生根據他的演出本，與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呂瑞明、田淞共同整理的；其中『悅來店』的整理，並有中國京劇團演員蕭盛萱參加幫助。除台詞的修整之外，並將個別人物（驢夫和賽西施）的性格略加改動。有些在原本中交代不够清楚的地方，也作了必要的補正。

本書根據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京劇叢刊』本重排出版。

悅來店

第一場

安驥：

（安驥上）
（引）苦讀窗前，學經史，鐵硯磨穿。

（詩）十年埋首在書房，

學習孔孟論文章，
但願得遂凌雲志，

顯親揚名繼書香。

小生安驥，字表龍媒。父諱學海，
職受淮陽縣令；母親修氏夫人隨
往任所，只我一人留京候考。這
幾日身體有些不爽，且到門外散
悶一番便了。

華忠：

（內）走哇！
（華忠急上，與安驥相遇，扶入內）

安驥：奶公醒來！

華忠：哎呀公子！

安驥：奶公爲何這等模樣？

華忠：哎呀公子呀！只因黃河決口，老

爺被參，這裏有書信一封，公子
請看。

安驥：待我看來。（看信）哎呀！

華忠：公子醒來！

安驥：（唱西皮倒板）

觀書信吓得我魂飛天外！

爹爹，我父，爹爹呀！

（接唱散板）

問奶公有何策急早安排。

奶公啊！我父書信上面言道：

『如今被上司陷害，革職拿問，
帶罪賠修，需用紋銀六千兩，方
保無事。』這……便如何是好？

華忠：只好將房產變賣，搭救老爺要

緊。

安驥：事在緊急，哪裏去變賣？

華忠：只好到親友家去商議。

安驥：也只好如此，待我前去商議便了。

(唱搖板)

我父無辜遭誣陷，

怎不教人痛心間。

(分下)

第二場

白臉狼：
黃傻狗：

(內)啊哈！

(白臉狼、黃傻狗同上)

白臉狼：(念)從小游手好閒，

黃傻狗：(念)生平就好耍錢，

白臉狼：(念)趕脚趕了仨月，

黃傻狗：(念)累得我腰痛腿酸。

白臉狼：在下白臉狼。

黃傻狗：在下黃傻狗。

白臉狼：夥計，咱們自從弄了這幾匹牲

口，做這趕脚的生意，大概也有

三個月啦。唉！沒想到這碗飯可

真不好吃，遠道的買賣累不了，

近道的買賣又去不着；眼看這兩

天就要支牙挨餓啦。你有甚麼主

意沒有？

黃傻狗：不是就爲吃飯嗎？乾脆把牲口賣

它兩匹先吃飯。

白臉狼：那麼吃完了呢？

黃傻狗：再賣那兩匹。

白臉狼：都賣了，吃完了花完了呢？

黃傻狗：再回家去混哪。

白臉狼：噫！咱們只爲在家鄉沒法混啦，

才弄了這幾匹牲口出來趕脚，要

是回家還得挨餓。這主意不好，

聽我的吧。咱們把牲口拉出去溜

溜，長短的買賣都應着，管他甜

苦呢，總比在家呆着強啊。

黃傻狗：好，聽你的，拉牲口去。

（拉牲口）

白臉狼：哦呵，哦呵！

黃傻狗：呦喝，呦喝！

同：誰僱牲口，這兒來呀！

（同下）

第三場

（安驥、華忠分上）

安驥：（唱西皮搖板）

堪嘆危急無所望，

人情如紙世炎涼！

唉！奶公，你看人情如紙，這樣

一所大房，只押三千兩銀子。還

是不夠，如何是好？

華忠：且將這三千兩銀子，送到老爺任

所，再做道理。

安驥：只好如此。奶公去僱脚程，待我

收拾行囊，辭別舅母。

華忠：待我僱脚程前來。

安驥：快去快回！（下）

（華忠出門張望，白臉狼、黃傻

狗同上）

黃傻狗：出來半天啦，怎麼連個問的也沒

有哇？

白臉狼：你別忙，買賣不在一時。你看那

邊那個老頭兒，大概是要僱牲

口，跟他搭勾搭勾。——老大

爺，您僱牲口嗎？

華忠：你們可是趕脚的？

白臉狼：不錯，您僱哪兒？

華忠：去往淮陽。

白臉狼：夥計，淮陽去不去？

黃傻狗：（脫口而出）道兒太遠，不去。

白臉狼：唔，剛才咱們怎麼說的？

黃傻狗：好，多給錢咱們就去。

白臉狼：這不結啦！（向華忠）我們就歇

您去吧！

華忠：你們要多少銀錢？

白臉狼：還講甚麼價，真個的，您還苦得

了我們。

華忠：如此隨我來！

（同走圓場）

華忠：有請公子。

（安驥上）

安驥：奶公，脚程可曾僱好？

華忠：現在門外。

安驥：吩咐他們搬行李。

華忠：是！——來！搬行李。

白臉狼：走，搬行李。

黃傻狗：搬行李咱們也管？

華忠：多把酒錢。

白臉狼：多給酒錢。

（入內，搬行李）

黃傻狗：真沉哪，淨是銀子吧！

白臉狼：少說話。

白臉狼：請公子趲路。

黃傻狗：

安驥：一同趲行！

（唱搖板）

華忠：

一同乘騎登程往。

（接唱）披星戴月奔淮陽。

（同下）

第四場

何玉鳳：

（何玉鳳上，趟馬）

（唱西皮搖板）

單人獨騎下山嶺，

不報父仇氣不平。

我，何玉鳳。爹爹何紀，在經略七省紀獻唐大將軍麾下充當中軍官。只因那紀獻唐向我爹爹與他子提親，我父未允，那賊懷恨在心，抓了我爹爹一個錯處，拿問在監。唉！誰想我父一氣在監中喪命。又恐怕他陷害我母女性命，故此教乳母、丫鬚扮作我母女模樣，扶着我爹爹的靈柩轉回原籍。是我單身保定老母遠走他鄉，找了安身之處，容我單身好

尋找紀賊與我爹爹報仇，故此將玉鳳的玉字拆爲十三兩字，改名十三妹。幸遇着一位俠義的老英雄名叫鄧九公，將我母女收留，安置在青雲山莊居住，倒也清靜自在。不想老母上月忽得重病，醫生說必須用些人參、肉桂等藥，方能痊愈；怎奈我手中空乏，又不好對師父言講，無奈騎着這匹烏雲蓋雪的驢兒走下山來，一來打聽打聽仇人的下落，二來演習演習武藝，順便再劫些個無義之財，好與老母調治病症。看天色尙早，就此緊緊加鞭！

（唱搖板）

催動驢兒趲路徑，
常把父仇掛在心。

（下）

第五場

（安驥、華忠、白臉狼、黃傻狗同上）

安驥：

（唱西皮搖板）
加鞭催馬陽關上。

華忠：

（接唱）急欲一時到淮陽。
（接唱）路旁風景無心望。

安驥：

（華忠跌倒，『掃頭』）

白臉狼：

哎呀，摔壞了。真不輕，走不了啦。公子，咱們找個店，住店

吧。

安驥：

你們好好攙扶，前面打店。

白臉狼：

來，攙着走。

（圓場）

安驥：

店家！店家！
（上）來了！來了！幾位是住店的嗎？

安驥：

正是。

店家：請到裏面。

（白臉狼、黃傻狗攙華忠下）

安驥：店家，你們這裏可有醫生無有？

店家：附近有位大夫。

安驥：煩你快去請來。

店家：好，我請大夫去。（下）

安驥：唉！這是哪裏說起。（下）

第六場

（白臉狼上）

白臉狼：（念）心中想發財，天上掉下來。

我，白臉狼。自從京中馱來一老一少，要上淮陽。那個公子是個書呆子，甚麼也不懂；那個老頭子是又嗇苛又不好說話，偏偏打牲口上掉下來摔壞了，住在店裏走不了啦。公子是真着急，恨不能立刻要到淮陽。我不免誑公子上路，走到沒人的地方，把他害

了，然後再想主意把我們夥計也給害了，銀子、行李都是我一個

人的了。我豈不就發財了嗎？就是這個主意。——

夥計！

（黃傻狗上）

白臉狼：你幹甚麼哪？

黃傻狗：睡覺哪。

白臉狼：別睡覺！我問問你，你還願意趕

脚不願意？

黃傻狗：我早說過呀，咱們哪是幹這個

的！可是不幹有甚麼法子呢？

白臉狼：眼前有筆財，不知你會發不會

發？

黃傻狗：哪兒有財發？

白臉狼：就是咱們馱來的一老一少，不是

要到淮陽嗎？這個老頭子摔壞

了，住在店裏走不了啦；公子直

着急，恨不得立刻要到淮陽。咱

們設法誑公子上路，走到半道兒

把他給害死，銀子、行李都是咱

哥兒倆的了。這不就發財了嗎？
黃傻狗：這個主意倒挺好，咱們該怎麼着呢？

白臉狼：我去跟書呆子說，你順着我的竿兒爬，你瞧好不好？

黃傻狗：好！只要能發財，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白臉狼：咱們到店裏瞧瞧，你聽我的。走！

（同下）

第七場

華忠：（安驥扶華忠上）
（唱西皮搖板）

心想急早到淮陽，
誰知中途病店房。

安驥：（接唱）惦念爹爹心急往，
且與奶公作商量。

華忠：啊奶公，好些無有？
唉，越發沉重了。

安驥：你這樣病重，一時怎能上路；只是我父事急，遲誤日久，我父就要吃苦。這便如何是好？

華忠：公子莫要如此，我有意命兩個驢夫保定公子先到淮陽，待我病愈之後再趕奔前去，你看如何？

安驥：就依奶公。

華忠：公子，喚驢夫前來。
安驥：驢夫哪裏？

（白臉狼、黃傻狗同上）

白臉狼：來啦！
黃傻狗：

安驥：奶公喚你們。

白臉狼：是啦。
黃傻狗：

白臉狼：順着我的竿兒爬！
黃傻狗：那沒錯兒。（進內）

白臉狼：老大爺，您好點兒啦？有甚麼事
黃傻狗：呀？

華忠：我一時難以上路，有意命你二人

保定公子同到淮陽，不知可能保到地頭？

白臉狼：您放心，管保沒錯兒。

黃傻狗：那麼着，我們就收拾行李去。

華忠：你二人暫在外廂伺候。

白臉狼：這倒巧，正想不讓他去，他就不去了。——拉牲口去！

（白臉狼、黃傻狗同下）

華忠：喚店家前來。

安驥：店家快來！

店家：（內）來啦！

（上）有何吩咐？

華忠：啊，店家，煩你差人將我家公子

送到在平縣，可有人去否？

店家：甭找別人啦，我送去吧，順便到

那兒要筆帳。

華忠：這就好了。啊，店家，還要借筆

硯一用。

店家：是啦。（取筆硯）

華忠：待我修書。（寫信）啊，公子，

這有書信一封，去到在平縣之

後，派一妥靠之人前往二十八棵

紅柳村，面交格一官，叫他差人

保你同到淮陽，我就放心了。

（交信與安驥）一路之上，需要

小心，有人問你不可實言，逢人

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掏一片心。

安驥：你要牢牢緊記。

（白臉狼、黃傻狗拉牲口上）

（唱搖板）

奶公不必掛愁腸，

一人上路好淒涼。（同下）

（接唱）但願公子身無恙，

蒼天保佑得安康。（下）

第八場

（何玉鳳上）

何玉鳳：且住！看那旁塵土飛揚，來了一

夥驢馱子，待我登高一望。

（黃傻狗、白臉狼、店家、安驢上，過場下）

何玉鳳：

哎別慢着！看那馱子上騎定一個少年，那馱子沉甸甸的一定是銀子不少，待我前去打搶——（望）哎呀不好！看那少年滿面愁容，心中必有爲難之事，我何必打搶他呢，放他走得啦！不好！倘若走到前面，再被旁人打搶啦，我這注銀子，豈不是白白的丟了嗎？——啊，有啦！我不免尾至後面，看他是何等之人便了。（下）

第九場

（王興發上）

王興發：開的是悅來店，賣的是酒和飯。

安驢：（內）還路！

（黃傻狗、白臉狼、店家、安驢

同上）

安驢：（唱西皮搖板）

人烟稠密街市廣，

買賣鋪戶列兩旁。

店家：公子，到了荏平縣，天不早啦，

咱們也該打尖啦！

安驢：待我打店。

王興發：客官敢是住店的？這裏是悅來

店。

安驢：可有上房？

王興發：有上房，請到裏面。

安驢：好，一同進店。

（同進店）

店家：我把您送到了，我可要回去啦。

安驢：有勞了！這有紋銀一錠，權當茶

資之敬。回去對我奶公言講，教他

好好養病，病體痊愈，急赴淮陽。

店家：多謝公子，我走啦。

白臉狼：給了多少？

黃傻狗：

店家：二兩！（下）

白臉狼：他算來着啦。

黃傻狗：啊，店家，你們這裏可有個二十八棵紅柳村麼？

安驥：啊，店家，你們這裏可有個二十

王興發：離此二十里，有個紅柳村。

安驥：我有書信一封，煩你差人送到那裏，面交褚一官，叫他速速差人前來送我去往淮陽。

王興發：我店內無人。

安驥：這——

白臉狼：公子，他店內無人，我們哥兒倆

呆着也是呆着，我們給您送去，

您瞧好不好？

安驥：好，回來多謝酒資。

白臉狼：不要緊，交給我啦。

黃傻狗：怎麼？送信也是咱們的事？

白臉狼：送信有酒錢，你跟我走吧！（二人同下）

安驥：店家，將茶飯安排後面。

王興發：是

（同下）

第十場

（白臉狼、黃傻狗同上）

白臉狼：（念）手拿一封信。

黃傻狗：（念）去到紅柳村。

走哇！

白臉狼：上哪兒去？

黃傻狗：給人送信去。

白臉狼：你提這封信……

（何玉鳳暗上）

黃傻狗：怎麼樣？

白臉狼：咱們不能給他送去。

黃傻狗：那不就耽誤事了嗎？

白臉狼：你糊塗，咱們或把它撕了，或把它燒了。

到啦，人家沒有功夫來，教咱們

哥兒倆和他同去。道上不就順手

啦嗎？

（何玉鳳暗上）

黃傻狗：對，道上怎麼辦呢？

白臉狼：這股道兒你來過沒有？

黃傻狗：沒來過。

白臉狼：我知道，往東是紅柳村，往西是黑風崗。咱們把他誑出店來，不

往東走，咱們往西；黑風崗淨是山澗，抽冷子把他推到山澗裏摔死。行李、銀子都是咱們哥兒倆的啦。你說這主意好不好？

黃傻狗：好，咱們回去。

白臉狼：上哪兒？

黃傻狗：悅來店哪，把他誑出來，好害他呀！

白臉狼：你可真糊塗，你沒聽那老頭子說，來回四十里哪，這麼兩句話的功夫就回去，他也得信哪！

黃傻狗：依你呢？

白臉狼：咱們找個茶館酒肆，喝會兒，聊會兒，繃到够四十里的時候，再回去送信。你瞧怎麼樣？

黃傻狗：哎，這個主意倒不錯，那麼走

啊！

白臉狼：走！

黃傻狗：走着，走着！（二人同下）

何玉鳳：哎呀且住！方才聽兩個驢夫之

言，那個公子住在悅來店中，他二人定計要害他的性命，我不免前去瞧瞧，若是好人將他救下，若是歹人我便先把銀子取走，也不能白白便宜那兩個驢夫。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聽口中言。

（何玉鳳下）

第十一場

（安驥上）

（唱西皮搖板）

天已過午日西偏，
不見驢夫轉回還。

（何玉鳳上）

何玉鳳：來此已是悅來店。店家，店家！

（王興發上）

王興發：啊，女英雄，可是投宿的？

何玉鳳：不是。

王興發：打尖麼？

何玉鳳：也不是。

王興發：不住店，不打尖，要做甚麼？

何玉鳳：我這個驢渴啦，你呀，給我飲飲驢，再給我沏壺茶，搬個凳兒歇歇腿兒，我一會兒就走。

王興發：哦，是，是。（接驢下）

安驥：哎呀且住，看這女子，進得店來，上下打量於我，想必不是好人，待我將房門關上。（關門）

哎呀不好，看她身背刀、弓，倘若打進店來如何是好？這……怎麼處？有了！看院內有塊大石頭，待我將石頭搬進房來，將門頂上，料然無妨。就是這個主意。（開門，搬石頭）我搬不動

啊！——店家快來！

王興發：（上）何事？

安驥：將石頭與我搬進房去。

王興發：我搬它不動。

安驥：多喚人前來。

王興發：夥計們快來！

（四夥計上）

四夥計：喚我們有甚麼事啊？

安驥：將這塊大石頭，與我搬進房去。

（四夥計搬石頭）

四夥計：我們搬不動。

何玉鳳：哎，我說你們幹甚麼？

四夥計：搬石頭。

何玉鳳：搬哪！

四夥計：搬不動。

何玉鳳：搬不動啊，我替你們搬好不好？

四夥計：那敢情好！

何玉鳳：起開這兒，（搬石頭）——這位

公子你要將這塊石頭放在哪兒？放在哪兒？

安驥：放……

何玉鳳：放在哪兒？

安驥：放在我的房內。

何玉鳳：哦——（放石頭）

安驥：哎呀，她怎麼不走了？哦，我想

起來了。（取錢）——啊小娘

子，這裏有一茶之敬，請小娘子

笑納。

何玉鳳：這是您給我的？

安驥：不敢，略表謝意。

何玉鳳：謝謝。——哎喲！我當是怎麼個

人兒哪，敢情是個沒有出過門兒

的書呆子啊！——你們過來！

四夥計：作甚麼？

何玉鳳：教你們搬石頭搬不動，分這倆錢

分得動分不動啊？

四夥計：分得動。

何玉鳳：好，給你們分去吧！

（四夥計下）

安驥：嘆！——她怎麼倒坐下了！——

哎呀女大王饒命哪！（跪）

何玉鳳：呸！誰是女大王？

安驥：你身帶刀、弓，豈不是女大王？

何玉鳳：哦，你問這個呀？

安驥：嗯！

何玉鳳：是我爲走路防身用的，甚麼女大

王！

安驥：哦，是爲防身用的！

何玉鳳：嗯，防身用的。

安驥：如此說來是位女英雄了。

何玉鳳：這還像句話。你呀，給我起來！

安驥：哦……起來。（站起）

何玉鳳：我來問問你，剛才我進店的時候，

你看見我啦，趕緊跑到屋裏去，

把門也關上啦，你是甚麼意思

啊？

安驥：這個……

何玉鳳：說！

安驥：惟恐男女不便哪。

何玉鳳：你惟恐男女不便？我瞧你性命就